

東周列國志

東周列國志



列國志

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魏錡養叔獻藥

話說：晉景公被蓬頭大鬼所擊，口吐鮮血，悶倒在地；內侍扶入內寢，良久方醒。羣臣皆不樂而散。景公遂病不能起，左右或言：『桑門大巫，能白日見鬼，盍往召之？』桑門大巫奉晉侯之召，甫入寢門，便言：『有鬼！』景公問：『鬼狀何如。』大巫對曰：『蓬頭披髮，身長丈餘；以手拍胸，其色甚怒。』景公曰：『巫言與寡人所見正合，言寡人枉殺其子孫，不知此何鬼也。』大巫曰：『先世有功之臣，其子孫被禍，最慘者是也。』景公愕然曰：『得非趙氏之祖乎？』屠岸賈在旁，即奏曰：『巫者乃趙盾門客，故借端爲趙氏訟冤，吾君不可聽信。』景公嘿然良久，又問曰：『鬼可禳否？』大巫曰：『怒甚，禳之無益。』景公曰：『然則寡人大限何如？』大巫曰：『小人冒死直言！恐君之病，不能嘗新麥也。』屠岸賈曰：『麥熟只在月內；君雖病，精神猶旺，何至如此？若主公得嘗新麥，汝當死罪！』不繇景公發落，叱之使出。

大巫去後，景公病愈深，晉國醫生入視，不識其症，不敢下藥。大夫魏錡之子魏相

言於衆曰：『吾聞秦有名醫二人；高和高緩，得傳授於扁鵲；能達陰陽之理，善攻內外之症。見爲秦國太醫。欲治主公之病，非此人不可。盍往請之？』衆曰：『秦乃吾之仇國，豈肯遣良醫以救吾君哉？』魏相又曰：『恤患分災，鄰國之美事；某雖不才，願掉三寸之舌，必得名醫來晉。』衆曰：『如此，則舉朝皆拜子之賜矣！』

魏相卽日束裝，馳軺車星夜往秦，秦桓公問其意，魏相奏曰：『寡君不幸，而沾狂病；聞上國有良醫和緩，有起死回生之術，臣待來敦請，以救寡君。』桓公曰：『晉國無理，屢敗我兵；吾國雖有良醫，豈救汝君哉？』魏相正色曰：『明公之言差矣！夫秦晉比鄰之國。故我獻公與爾穆公，結婚定好，世世相親。爾穆公始納惠公，復有韓原之來戰；繼納文公，又有汜南之背盟；不終其好，皆爾爲之。文公卽世，穆公又過聽孟明，欺我襄公之幼弱，師出崤山，襲我屬國，自取敗衄；我獲三帥，赦而不誅。——旋違誓言，奪我王官。靈康之世，我一侵戎，爾卽伐晉；及我景公問罪於齊，明公又遣杜回興救齊之師。敗不知懲，勝不知止；棄好尋仇，莫不由秦。明公試思：晉犯秦乎？秦犯晉乎？今晉君有負茲之憂，欲借針砭於高鄰；諸臣皆曰：『秦絕我甚，必不許。』臣曰：『不然。秦者屢舉不當，安知不悔於厥心；此行也，將假國手以修先君之舊好。明公若

不許，則諸臣之料秦者中矣！夫鄰有恤患之誼，而明公廢之；醫有活人之心，而明公背之。竊爲明公不取也！」秦桓公見魏相言辭慷慨，分割明白，不覺起敬曰：「大夫以正見責，寡人敢不聽教！」即詔太醫高緩往晉，魏相謝恩，遂與高緩同出雍州，星夜望新絳而來。有詩爲證：

「婚媾於今作冤仇，幸災樂禍是良謀；若非魏相瀾翻舌，安得名醫到新絳？」

時晉景公病甚危篤，日夜望秦醫不至；忽夢有二豎子，從己鼻中跳出，一豎曰：「秦高緩乃當世之名醫，彼若至用藥，我等必然被傷，何以避之？」又一豎子曰：「若躲在肱之上，膏之下，彼能奈我何哉？」須臾，景公大叫，心膈間疼痛，坐臥不安。少頃，魏相引高緩至，入宮診脈畢，緩曰：「此病不可爲矣。」景公曰：「何故？」緩對曰：「此病居肱之上，膏之下，既不可以灸攻，又不可以針達；即使用藥之力，亦不能及此。殆天命也！」景公嘆曰：「所言正合吾夢，真良醫矣！」厚其餞送之禮，遣歸秦國。

時有小內侍江忠。伏侍景公辛苦，早間不覺失睡；夢見背負景公，飛騰於天上。醒來與左右言之。值屠岸賈入宮問疾，聞其夢，賀景公曰：「天者陽明。疾者陰暗；飛騰天上，離暗就明，君之疾，必漸平矣。」

晉侯是日，亦自覺胸膈稍寬，聞言甚喜，忽報：『甸人，來獻新麥。』景公嘗之，命饔人，取其半，春而屑之爲粥，屠岸賈恨桑門大巫言趙氏之寃，乃奏曰：『前巫者言主公不能嘗新麥，今其言不驗矣，可召而示之。』景公從其言，召桑門大巫入宮。使岸賈責之曰：『新麥在此，猶患不能嘗乎？』巫者曰：『尚未可知。』景公色變。岸賈曰：『小臣咒詛當斬！』卽命左右牽去。大巫嘆曰：『吾因明於小術，以自禍其身，豈不悲哉！』左右獻大巫之首，恰好饔人將麥粥來獻——時日已中矣——景公方欲取嘗，忽然腹脹欲泄，喚江忠：『負我登廁。』纔放下廁，一陣心疼，立脚不住，墜於廁中；江忠顧不得污穢，抱他起來，氣已絕矣。——到底不曾嘗新麥，屈殺了桑門大巫，皆屠岸賈之過也。

上卿欒書，率百官奉世子州蒲舉哀卽位——是爲厲公——衆議江忠曾夢負公登天，後負公以出於廁，正應其夢，遂用江忠爲殉葬焉。——當時若不言其夢，無此禍矣；口舌害身，不可不慎也！因晉景公爲厲鬼擊死，晉人多有言趙門冤枉之事者；只爲欒卻二家，都與屠岸賈交通相善，只有一個韓厥，孤掌難鳴，是以不敢爲趙氏伸冤。

時宋共公遣上卿華元，行弔於晉，兼賀新君；因與欒書商議，欲合晉楚之成，免得南北交爭，生民塗炭，欒書曰：『楚未可信也。』華元曰：『元善於子重，可以任之。』

樂書乃使其幼子轅鉞同華元至楚，先與公子嬰齊相見；嬰齊見轅鉞青年偉貌，問於華元，知是中軍元帥之子。欲試其才，問曰：『上國用兵之法何如？』鉞對曰：『整。』又問：『更有何長？』鉞答曰：『暇。』嬰齊曰：『人亂我整，人忙我暇，何戰不勝，二字可謂簡而盡矣！』由此倍加敬重，遂引見楚王，定議：兩國通和，守境安民；動干戈者，鬼神殛之！遂訂期爲盟。晉士變楚公子罷，共歃血於宋國西門之外。

楚司馬公子側，自以不曾與議，大怒曰：『南北之不相通久矣；子重欲擅合成之功，吾必敗之！』探知巫臣糾合吳子壽夢，與晉、魯、齊、宋、衛、鄭；各國大夫會於鍾離。公子側遂說楚王曰：『晉、吳通好，必有謀楚之情；宋、鄭俱從，楚之宇下一空矣。』共王曰：『孤欲伐鄭，奈西門之盟何？』公子側曰：『宋、鄭受盟於楚，非一日矣；惟不願盟，是以附晉。今日之事，惟利則進，何以盟爲？』共王乃命公子側伐鄭，鄭復背晉從楚——此周簡王十年事也——晉厲公大怒，集諸大夫計議伐鄭。時樂書雖則爲政，而三卻擅權。那三卻？乃卻錡，卻犇，卻至。錡爲上軍元帥，犇爲上軍副將，至爲新軍副將；犇子卻縠，至弟卻乞，並爲大夫用事。

伯宗爲人，正直敢言，屢向厲公言：『卻氏族大勢盛，宜分別賢愚，稍抑其權，以保

全功臣之後。厲公不聽，三卻恨伯宗入骨，遂譖伯宗謗毀朝政；厲公信之，反殺伯宗。其子伯州犂奔楚，楚用爲太宰，與之謀晉。厲公素性驕侈，兼好內外，嬖幸甚多……外嬖胥童，夷羊五，長魚，矯匠麗氏……等一班少年，皆拜爲大夫。內嬖美姬愛婢，不計其數。日事淫樂，好諛惡直，政事不修，羣臣解體。

士燮見朝政日非，不欲伐鄭；卻至曰：『不伐鄭，何以求諸侯？』欒書曰：『今日失鄭，魯宋亦將離心；溫季之言是也。』楚降將苗賁皇亦勸伐鄭，厲公從其言，獨留荀偃居守；遂親率大將欒書，士燮，卻錡，荀偃，韓厥，卻至，魏錡，欒鍼……等出車六百乘，浩浩蕩蕩殺奔鄭國。一面使卻鞏往魯衛各國請兵助戰。鄭成公聞晉兵勢大，欲謀出降；大夫姚鈞耳曰：『鄭地褊小，間於兩大，只宜擇一強者而事之；豈可朝楚暮晉，而歲歲受兵乎？』鄭成公曰：『然則何如？』鈞耳曰：『依臣之見，莫如求救於楚；楚至，吾與之夾攻，大破晉兵，可保數年之安也。』

成公遂遣鈞耳往楚求救，楚共王終以西門之盟爲嫌，不欲起兵；間於令尹嬰齊，嬰齊對曰：『我實無信，以致晉師，又庇鄭而與之爭，勤民以逞，勝不可必，不如待之。公子側進曰：『鄭人不忍背楚，是以告急；前不救齊，今又不救鄭，是絕歸附者之望也。』

臣雖不才，願提一旅保駕前往。務要再奏掬指之功。」共王大悅，乃拜司馬公子側爲中軍元帥，令尹公子嬰齊爲左軍，右尹公子壬夫將右軍；自統親軍兩廣之衆，望北進發，來救鄭國，日行百里，其疾如風。

早有哨馬報入晉軍，士燮私謂欒書曰：「君幼不知國事，吾僞爲畏楚而避之，以儆君心：使知戒懼，猶可少安。」欒書曰：「畏避之名，書不敢居也。」士燮退而嘆曰：「此行得敗爲幸：萬一戰勝，外甯必有內憂，吾甚懼之。」時楚兵已過鄢陵，晉兵不能前進，留屯彭祖岡，兩下各安營下寨。來日，是六月甲午大盡之日，名爲晦日：「晦不行兵，晉軍不做準備。鼓漏且盡，天色猶未大明，忽然寨外喊聲大震，守營軍士忙忙來報：『楚軍直逼本營，排下陣勢。』」欒書大驚曰：「彼既壓我軍而陣，我軍不能成列交兵，恐致不利。——且堅守營壘，待從容設計以破之。」諸軍紛紛議論，有言選銳突陣者，有言移兵退後者：時士燮之子名句，年纔一十六歲，聞衆議不決乃突入中軍，稟於欒書曰：「元帥患無戰地乎？此易事也。」欒書曰：「子有何計？」士句曰：「傳令牢把營門：軍士於寨內暗暗將礮士盡皆削平，并用木板掩蓋。不過半個時辰，結陣有餘地矣：既成列於軍中，決開營壘，以爲戰道，楚其奈我何哉！」欒書曰：「井甕乃軍中急務，

平竈寨井，何以爲食？」句曰：「先命各軍預備乾糧淨水，足支一二日：俟布陣已定，分發老弱於營後，另作井灶就之。」士燮本不欲戰，見其子進計大怒，罵曰：「兵之勝負關係天命：汝童子有何知識？敢在此搖唇鼓舌！」遂拔戈逐之。衆將把士燮抱住，士句方能走脫。樂書笑曰：「此童子之智，勝於范孟也。」乃從士句之計，令各寨多造乾糧，然後平竈掩井，擺列陣勢，準備來日交兵。胡會咏史詩云：

「軍中列陣本奇謀，士燮抽戈若寇仇：豈是心機遜童子，老成憂國有深籌。」

却說：楚共王直逼晉營而陣，自謂出其不意，軍中必然擾亂；却寂然不見動靜，乃問於太宰伯州犂曰：「晉兵堅壘不動：子晉人也，必知其情。」州犂曰：「請王登轎車而望之。」楚王登轎車。使州犂立於其側。王問曰：「晉兵馳騁，或左或右者何也？」州犂對曰：「召軍吏也。」王曰：「今又羣聚於中軍矣！」州犂曰：「合而爲謀也。」又望曰：「忽然張幕何故？」州犂曰：「虔告於先君也。」又望曰：「今又撤幕矣。」對曰：「將發軍令也，又望曰：「軍中爲何喧嘩，飛塵不止？」對曰：「彼因不得成列，將塞井平竈，爲戰地耳。」又望曰：「車皆駕馬矣，將士升車矣。」對曰：「將結陣也。」又望曰：「升車者何以復下？」對曰：「將戰而禱神也。」又望曰：「中軍勢似甚盛，其

君在乎？」對曰：「欒范之族，挾公而陣，不可輕敵也。」

楚王盡知晉國之情，乃戒諭軍中，打點來日交鋒之事：楚之降將，苗賁皇亦侍於晉侯之側，獻策曰：「自令尹孫叔之死，軍政無常；兩廣精兵，久不選換。老不堪戰者多矣。且左右二帥，不相和睦：此一戰，楚可敗也。」髡翁有詩云：

『楚用州犂本晉良，晉人用楚是賁皇：人才難得須珍重，莫把謀臣借外邦。』

是日，兩軍各堅壘相持未戰：楚將潘黨於營後試射紅心，連中三矢，衆將闐然讚美。適值養繇基至，衆將曰：「神箭手來矣！」潘黨怒曰：「我的箭何爲不如養叔？」養繇基曰：「汝但能射中紅心，未足爲奇；我之箭，能百步穿楊。」衆將問曰：「何爲百步穿楊？」繇基曰：「曾有人將顏色認記楊樹一葉，我於百步外射之，正穿此葉中心；故曰「百步穿楊。」衆將曰：「此間亦有楊樹，可試射否？」繇基曰：「何爲不可！」衆將大喜曰：「今日乃得觀養叔神箭也！」乃取墨塗記楊枝一葉，使繇基於百步外射之；其箭不見落下。衆將往察之，箭爲楊枝掛住，其鏃正貫於葉心。潘黨曰：「一箭偶中耳；若依我說，將三葉次第的記認，你次第射中，方見高手。」繇基曰：「恐未必能，且試爲之。」潘黨於楊樹上高低不等，塗記了三葉，寫個「一」「二」「三」字；養繇基也認過了，

過於百步之外，將三矢也記個一二三的號數，以次發之。依次而中，不差毫厘。衆將皆拱手曰：『養叔真神人也！』

潘黨雖然暗暗稱奇，終不免自家要顯所長，乃謂繇基曰：『養叔之射，可謂巧矣；然殺人還以力勝，吾之射能貫數層堅中，亦當爲諸君試之。』衆將皆曰：『願觀。』潘黨教隨行組甲之士脫下甲來，疊至五層。衆將曰：『足矣。』潘黨命更迭二層——共是七層——衆將想道：『七層甲，差不多有一尺厚，如何射得過？』潘黨教把那七層堅甲，綑於射鵠之上；也立在百步之外，挽起黑雕弓，拈著狼牙箭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嬰兒，覷得端端正正，儘力發去。撲的一聲，叫道「着了！」不見箭上不見箭落；衆人上前看時，齊聲喝采起來，道：『好箭！好箭！』原來弓勁力深，這枝直透過七層堅甲，如釘釘物，穿的堅牢，搖也搖不動；潘黨面有德色，叫軍士將層甲連忙取下，欲以遍誇營中。

養繇基教：『且莫動手。亦試射一箭，未知何如。』衆將曰：『也要看養叔神力。』繇基拈弓在手，欲射復止；衆將曰：『養叔如何不射？』繇基曰：『只依樣穿扎，未爲希罕；我有個「送箭」之法。』說罷搭上箭，颼的一去叫聲：『正好！』這枝箭不上不

下，不左不右，恰恰的將潘黨那一枝箭，兜底送出布鵠那邊去了；繇基這枝箭，依舊穿於層甲孔內。衆將看時，無不吐舌，潘黨方纔心服。嘆曰：『養叔妙手，吾不及也！』史傳上載楚王獵於荆山，山上有通臂猿，善能接矢；楚王圍之數重，王命左右發矢，俱爲猿所接。乃召繇基，猿聞繇基之名，即便啼號；及繇基到，一發而中猿心。其爲春秋第一射手，名不虛傳矣。潛淵有詩云：

「落鳥貫蟲名無偶，百步穿楊更罕有；穿扎將軍未足奇，強中更有強中手。」

衆將曰：『晉楚相持，吾王正在用人之際；兩位將軍，有此神箭，當奏聞吾王。美玉不可韞櫝而藏。』乃命軍士將箭穿層甲，抬到楚共王面前；繇基和潘黨一同過去。衆將將兩人先後賭射之事，細細稟知楚王：『我國有神箭如此，何愁晉兵百萬？』楚王大怒曰：『將以謀勝，奈何以一箭僥倖耶？爾自恃如此，異日必以藝死！』盡收繇基之箭不許復射。繇基羞慚而退。

次日五鼓，兩軍中各鳴鼓進兵；晉上軍元帥卻錡攻楚左軍，與公子嬰齊對敵；下軍元帥韓厥攻楚右軍，與公子壬夫對敵；欒書士燮各帥本部車馬，中軍護駕，與楚共王和公子側對敵。這邊晉厲公是卻毅爲御，欒鍼爲車右將軍；卻至等引新軍，爲後隊接應。那邊

楚共王出陣——上午本該乘右廣，那右廣却是養繇基爲將；共王怪繇基恃射誇嘴不用右軍，反乘了左廣。却是彭名爲御，屈蕩爲車右將軍。鄭成公引本國車馬爲後隊接應。

却說：厲公頭帶冲天鳳翅盔，身披蟠龍紅錦戰袍，腰懸寶劍，手提方天大戟，乘著金葉包裹的戎輅；右有欒書，左有士燮，展開軍門殺奔楚陣而來。誰知陣前却有一窩泥淖，黎明時候，未曾看得仔細；卻毅御車勇猛，剛剛把晉侯車輪陷於淖中，馬不能走。楚共王之子熊茷，他少年好勇，領著前隊，望見晉侯車陷，驅車飛趕過來；那邊欒鍼忙跳下車，立於泥淖之中，盡平生氣力，雙手將兩輪扶起，車浮馬動，一步步掙出泥淖來。那邊熊茷將次趕到，這裏欒書的軍馬亦到，大喝：『小將不得無禮！』熊茷見旗上有一「中軍元帥」字，知是大軍，吃了一驚，回車便走；被欒書追上，活捉過來。楚軍見熊茷有失，一齊來救；却得士燮引兵殺出，後隊卻至等俱到。楚兵恐墮埋伏，收兵回營，晉兵亦不追趕，各自歸寨。哨馬探聽楚左軍持重，晉上軍不曾交戰，下軍戰二十餘合，互有殺傷；勝負未分，約定來日再戰。欒書將熊茷獻功，晉侯欲斬之；苗賁皇進曰：『鄭王聞其子被擒，明日必來親自出戰；可因熊茷於軍前，往來誘之。』晉侯曰：『善。』

一夜安息無話，黎明欒書命開營索戰，大將魏錡告書曰：『吾夜來夢見天上一輪明

月，遂彎弓射之，正中月心；射出月中一股金光，直瀉下來。慌忙退步，不覺失脚，陷於營前泥淖之內，猛然驚覺。此何兆也？」樂書詳之曰：「周之同姓爲日，異姓爲月；射月而中，必楚君矣。」——然泥淖乃泉壤之中，退入於泥，亦非吉兆，將軍必慎之。」
魏錡曰：「苟能破楚，雖死何恨！」樂書乃許魏錡打陣，楚將王尹襄出頭；戰不數合，晉兵推出囚車在陣上往來。楚共王見其子熊茷被囚於陣，急得心生煙火；忙叫彭名驅馬上前，來搶囚車。魏錡望見，撇了尹襄，逕追楚王；架起一枝箭，驕的射去，正中楚王的左眼。潘黨力戰，保得楚王迴車；楚王負痛拔箭，其瞳子隨鏃而出，擲於地下，有小卒拾而獻曰：「此龍睛，不可輕棄。」楚王乃納於箭袋之中。

晉兵見魏錡得利，一齊殺上，公子側引兵抵死拒敵，救脫了楚共王。卻至圍住了鄭成公，賴御者將大旌藏於弓衣之內。成公亦走脫，時楚王怒甚，急喚神箭將軍養繇基速來救駕。養繇基聞喚，慌忙馳到，身邊並無一箭；楚王乃抽二矢付之曰：「射寡人乃綠袍虬髯者，將軍爲寡人報仇，將軍絕藝，想不費多矢也。」繇基領箭飛車趕入晉陣；正撞見綠袍虬髯者，知是魏錡。大罵：「匹夫有何本事，輒敢射傷吾主？」魏錡方欲答話，繇基發箭已到，正射中魏錡項下，伏於弓衣而死。樂書引軍奪回其屍，繇基餘下一矢，繳

還楚王，奏曰：『仗大王威靈，已射殺綠袍虬髯將矣。』共王大喜，自解錦袍賜之，并賜狼牙箭百枝。軍中稱爲：『養一鎗。』言不消第二箭也。有詩爲證：

「鞭馬飛車虎下山，晉兵一見膽生寒；萬人叢裏誅名將，一矢成功奏凱還。」

却說：晉兵追逐楚兵至緊，養繇基抽矢控弦，立於帥前，追者輒射殺之，晉兵乃不敢逼。楚將嬰齊王夫聞楚王中箭，各來接應；混戰一場，晉兵方退。欒鍼望見令尹旗號，知是公子嬰齊之軍，請於晉侯曰：『臣前奉使於齊，楚令尹子重問晉國用兵之法，臣以「整暇」二字對；今混戰未見其整，各退未見其暇。臣願使行人持飲獻之，以踐昔日之言。』晉侯曰：『善。』欒鍼乃使行人執酒樽造於嬰齊之軍曰：『寡君乏人，命鍼持矛車右，故不得親犒從者，使某代進一觴。』嬰齊悟昔日「整暇」之言，乃嘆曰：『小將軍可謂記事矣！』受其樽，對使飲之；謂使者曰：『來日陣前，當面謝也。』行人歸述其語。欒鍼曰：『楚君中矢，其師尚未肯退，奈何？』苗賁皇曰：『蒐閱車乘，補益士卒，秣馬厲兵，修陣固列，雞鳴飽食，決一死戰。何畏乎楚？』時卻欒鍼從魯衛請兵回轉；言二國各起兵來助，已在二十里遠近。楚諜探知，報聞楚王；楚王大驚曰：『晉兵已衆，魯衛又來，如之奈何？』即便左右召中軍元帥公子側商議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：

第五十九回 寵胥童晉國大亂 誅岸賈趙氏復興

話說：楚中軍元帥公子側平日好飲，一飲百觚不止，一醉竟日不醒；楚共王知有此病，每出軍必戒使絕飲。今日晉楚相持，有大事在身，涓滴不入於口。是日，楚王中箭回寨，含羞帶怒；公子側進曰：『兩軍各已疲勞，明日且暫休息一日，容臣從容熟計，務要與主公雪此大恥。』公子側辭回中軍，坐至半夜，計未得就。有小豎名穀陽，乃公子側貼身寵用的；見主帥愁思勞苦，客中藏有三重酒，煖一甌進。公子側嗅之，愕然曰：『酒乎？』穀陽知主人欲飲，而畏左右傳說，乃詭言曰：『非酒，乃椒湯耳。』公子側會其意，一吸而盡，覺甘香快噪，妙不可言，問：『椒湯還有否？』穀陽曰：『還有。』穀陽只說椒湯，只顧滿斟獻上；公子側枯腸久渴，口中只叫：『好椒湯！豎子愛我！』斟來便吞。正不知飲了多少，頓然大醉，倒於坐席之上。

楚王聞晉令鷄鳴出戰，且魯衛之兵又到；急遣內侍往召公子側來，共商應敵之策。誰知公子側沉沉冥冥，已入醉鄉；呼之不應，扶之不起，但聞得一陣酒臭。知是害酒，